

当代湖州作家丛书

前线消息

中短篇小说选

金一鸣 著

沈阳出版社

当代湖州作家丛书

前线消息

中短篇小说选

金一鸣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线消息 / 金一鸣著. — 沈阳：沈阳出版社，2006. 8

（当代湖州作家丛书）

ISBN 7-5441-3138-6

- I. 前... II. 金...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6004 号

向太湖南岸的文学生活致敬

——《当代湖州作家丛书》总序

黄亚洲

2005年夏天热得早,季节味很浓。在这个成长的时节,湖州的作家们正忙着出版《当代湖州作家丛书》。听到这个消息,真为湖州的作家朋友高兴。也由此,湖州作协主席厉创平先生希望我说几句推荐之语,我想了想,也觉得有话可说。这座具有2300年历史的江南美丽的城市;毕竟是我的第二故乡,常在梦里萦怀。此次入选丛书的作家朋友,我都比较熟知,为朋友们的创作呐喊,既在情理之中,也属分内之事。

我在湖州先后生活了十年,这个城市是我文学生涯的起点,我的如河流一样的青春岁月,基本上流在了她的清雅的街市以及开满茶花和油菜花的原野上了。在那个年代,我陶醉于湖州那烟波浩淼的南太湖、千年古镇南浔、清凉世界莫干山、翠竹拥抱的安吉。我陶醉于这样真切的意境:“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但最让少年的我陶醉和遐想不已的是“文房四宝”之首——那带有传奇色彩的湖笔。因为有了毛笔,以及后来的湖笔,才有了曹不兴、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苏东坡、赵孟頫、吴昌硕等众多的书画大师和他们的传世之作;才有了沈约、吴均、丘迟、钱起、孟郊、张先、叶梦

得、徐中行、茅坤、臧懋循、凌濛初、董说、俞樾、朱孝臧、沈尹默、沈兼士、徐迟等一大批文学大家和大量的传世文学作品。湖州便是在这种清丽的笔墨中得以升华，在她那千年欸乃咿呀的橹声里漾开了文学艺术的浓浓韵味。

我甚至觉得，居湖州久了，你就是不想成为一个文化人也难，起码在气质上，你就已经与人不同了。你优雅自信，你从容大度，生活在你面前会被演绎成一册精装书。湖州就是这样描画着人的，描画每一个人，可以说湖州就是一枝笔，在她的描画面前你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当代的湖州作家和湖州诗人以极其自信的力量，向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向广大读者一次又一次地捧出自己的力作。应该向太湖南岸的文学生活致敬，这种生活是有传承的，充满魅力。

可以说，湖州的作家们一向是自信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植根的这块土地的文化底蕴，这种底蕴甚至以血脉的形态，很自然地在他们身上流淌。

湖州的作家们也一向是刻苦的。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湖州一茬又一茬的当代作家没有停过自己手中的笔。他们一直不倦地探索着，探讨着，探求着，从他们中间出现了许多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广泛影响的诗作、小说、报告文学和影视文学作品。

我与湖州作家们来往的时候，总是能感觉到他们身上涌动的血液以及他们对文学事业的那种虔诚，他们的孜孜不倦和他们的谦和好学，使我油然而生敬意并且从中学习到许多东西。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丛书也是如此。这些作品翔实地描绘了我们这个千姿百态的社会，记录了湖州令人难忘的岁月，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作家们的内心世界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想，读者诸君是会非常欢迎和喜爱这套丛书的。

湖州的当代作家群和湖州的生机勃勃的当代文学事业是浙

江文坛的一大风景，我们盼着这道风景能在今后的岁月里更加亮丽和充满魅力。我们有理由坚信这一点，因为南太湖的这片土地是如此滋润和肥沃，而且几千年来都是如此。

2005 年 8 月 12 日

目 录

向太湖南岸的文学生活致敬

——《当代湖州作家丛书》总序 黄亚洲 1

前线消息.....	1
傍晚,下着细雨.....	22
后方	34
你死我活	43
惊梦	53
湿漉漉的港都	65
战争前夜	83
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104
名门望族.....	118

前线消息

那几天，经常有消息自前线来。

他伏卧在地上，血流如注。

他是否有可能要离开这个世界呢？

他在万般疼痛和朦胧之中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在离他不远的开阔地上大踏步冲向前方。

他想挣扎一下，但身子一动也不能动。

他不知道在那块开阔地上倒下了多少他的战友。他只知道自己离开那块开阔地时，连队伤亡惨重。

他没有想到他当真会倒下。意外，又似乎在意料之中。

他突然想到了广播里、报纸上常有的悼词：某人某人，于几时几时，如何如何在那里逝世，终年多少多少岁……

那他呢？

时间？

死因？

地点？

年龄？

情况还很难说。对，很难说。

这时应该有个人快步到他身边，蹲下，叫喊，将他翻过身来，再叫喊，包扎伤口，背起他，然后直奔野战医院……然而这些都

没有。他的战友是否将他遗忘了呢？

前方在鏖战！

他忽然感觉到了一种推力。他一下子意识到这股推力要将他推到一个千秋万代、深不可测的所在去。他害怕了。他本能地将自己的十指弯曲着，深深地扎进泥土里，死死地抓住了这充满阳光的大地。

抓住了……

但他仍然感觉到自己的双脚身不由己地迈进了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而这世界，居然没有光明，没有色彩，没有音响，没有生灵，甚至没有天和地，没有他以前曾熟悉的世界里的一切的一切，这显然是个十分奇怪的世界！

他开始在这个世界里走啊走……

蓦地，他听到了以前祖母在黄昏时分呼唤他的声音——

“明——”

这声音是那样遥远，遥远！遥远得简直可以以为是从青海、内蒙、西伯利亚乃至北极的某个角落传来。这声音还显得极其飘忽，飘忽得就像是旷野坟场上吹来的一股阴风，听上去凉飕飕的。

呵，祖母。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像别的孩子一样应该有一个父亲和母亲。祖母没有说过。祖母为什么没有说？

后来祖母去了。八十岁。像所有到了这个年龄的人都要陆陆续续地去了地去了。那天，当邻家的四姨连滚带爬地赶到学校将他叫回家时，他在九平方米的居室里看到了祖母最后的微笑。但这是充满歉意的微笑。

为什么呢？

后来有一次，他忘了听谁说，他们原先有个家，有幢黄颜色

的漂亮楼房，坐落在市区闹中取静的康乐路上。但他没有找到那幢黄房子。那条路上有红屋、蓝屋、白屋和其他颜色的房屋，但就是没有黄屋！

没有。他当时很纳闷。

他一直不知道他和祖母为什么要从那幢黄屋里搬出来，如果当真有过并住过那幢黄屋的话。

祖母带去了许多秘密。

枪声开始变得断断续续。

他继续在这个世界（就是那个奇怪的朦胧的世界）里走啊走啊……

祖母在世的时候曾对他说过：人在临死之前都要回过头去走遍他生前曾走过的路。如果他在生着的时候经历坎坷，道路曲折，那他就越不容易死——就要久久地直喘粗气，一直要等到路走完了，才断气。他当时听得目瞪口呆。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祖母的话深信无疑。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祖母的话将信将疑。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祖母的话表示怀疑。

他长大了。

但，怎么说呢？

他的确看到了自己的童年，走过了童年走过的路。

他的确看到了自己的少年，走过了少年时代走过的路。

他的确看到了自己的青年，走过了青年时代走过的路。

但，他的路还未走完。

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上，他似乎遇上了太多的人，碰到了太多的事。

她——

瓦洁。

在中学的时候，他和她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共用一张课桌。所以夏天，当他穿着短袖汗衫或衬衫，而她也穿着短袖衬衫或汗衫时，他们的胳膊便不时地碰在一起。这纯粹是无意识的碰撞，突然有一天（或话是逐渐地）给了他们某一方一种异样的感觉。于是凭着这感觉，世上又萌生了一个古老但却永恒的故事。

就这样。他和她。坐在一起。三年。等到这三年快接近尾声时，他忽然大吃一惊：在这许多时间里，她竟然没有与他说过十句以上的话，而那十句以下的话也是他主动与她交谈的。

她只主动过一次。

冬季，那年冬季。征兵的时候，他报名去体检，合格了。那是他最后一次来上课。她忽然轻轻地问他：“你要走了吗？”

他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几乎半天才反应过来，忙答：“啊，是，不过还很难说，要看政审……”

其实当时政审已松了许多。“血统论”已受到了近乎彻底的批判。

不久他就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那天风很大，后来还有雨夹雪。

在热闹的火车南站。

红色的横幅上写着表示热烈欢送的标语。

整装待发的新兵和前来送行的人们，在月台告别。

他，却一个人站在那里。

只有他一个人是一个人站在那里的。

他没有任何亲人。

新兵中队的队长想安慰他一下，结果毫无必要地问了他一句：“肚子不饿吧？”这时离吃过的那顿晚饭才半个多小时。

月台上带兵的军官在紧张地走来走去。他们焦急地看着手表。军列显然没有按指定的时间进站。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位仪态非凡的少女在离他不远的人群中左顾右盼。这少女似曾相识！

是她！

“瓦洁！”他大喊。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向他投来了惊讶的目光，但他只能接受一个人的目光。

几乎像电影。他们快步走拢。

他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手。

她看着他，脸上泛起一片红晕。

“你……”他问。

“我来送你。”她说。

他的眼睛润湿了。月台乃至整个世界都变得模糊了。

雨。还有雪。

他看着她。三年，他一直坐在她身边，看的是她的侧面，从来没有像这样近距离地正面看过她。

他看着她。

她很高。乌黑、整齐的长发垂直披下来落过了她的肩头。白净的脸和黑而闪亮的眼睛在色彩上形成强烈的反差。还有那当时还很少有人穿的深灰色高领毛衫，外面套着米黄色的风雨衣。可能是系紧了腰带的缘故，少女本来就容易招来目光的地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他看着她，突然想起以前同学们曾骂过她的话：资产阶级小姐。她的确像。他早就听人说过的，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资本家。她家有许多亲戚在国外。她时常穿着由国外带来的衣服。虽然有些议论，但她并不管。她非常爱美，以为这并不错。

这时运兵的闷罐子车敞开着铁门不知从哪里呼喇呼喇地冒着风雪开进站来。

集合的哨音随即响起。

要分手了。她从风雨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封面上印着国外风光的袖珍相册，递给他：“给你留作纪念。假如你喜欢，今后我可以每月都寄你一张照片。”

他急不可待地说：“我喜欢。”

她莞尔一笑：“别忘了写信来。”

他点点头：“不会。”

一路上，他反复看着影集中瓦洁的相片。这是一张构图和用光都相当不错的彩色照片。他想那一定是她国外的什么亲戚来探亲时给她拍下的。

他一直是独个儿默默地坐在车厢里。他意外地发现那本相册的正反面正好可以放三十六张照片。那么他想，要是自己服役三年，而瓦洁每月寄一张照片给他，不是正好放满了就可以退伍了吗？

列车在前进。

目的地不明。

断断续续的枪声。

他走啊走啊……

苏北。单调的大地。那边有黄河古道。

新兵集训队。

他在这里给她写出了第一封信：瓦洁，你怎么想起要到车站来送我？

她给他回信：因为我长大了。因为……你比班上的任何一个男生都爱整洁。

仿佛是别人的故事。他第一次听说因为整洁唤起了一个姑娘的情爱。这使他又一次怀念起了祖母，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祖母当是整洁的楷模。祖母那梳理得根根可数的花白发丝，那虽然苍老但仍显得白而细腻的脸面，以及那洗得发白而穿在身上却非

常平整的布衣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记得祖母在世时，任何人想在他们屋子的地上找到一点不应该留在地上的东西都必将是一种妄想。而他——作为和祖母朝夕相处的孩子，在这方面受到了很深的影响。瓦洁在后来的信中说：那三年，当她和同窗共桌的时候，她自始至终目睹了他工整的字迹，清洁的卷面。在任何一篇长短文章的书写过程中，她几乎没有机会见到一处涂改现象。她于此发现了他的细致和认真。她相信他在人生的整个过程中也定会以如此认真的态度去对待他所遇到的人和事的。这就是她在那个风很大，后来还有雨夹雪的日子里赶到车站来送行的原因。

他感谢祖母，感谢瓦洁！

元月，他收到了瓦洁通过绿色的邮线寄来的第一张彩照。

断断续续的枪声。

他走啊走啊……

直到用统一发下的橄榄绿棉纱线将两块崭新的领章缝在衣领上，再把鲜红的五角星用一根也是统一发下的铅丝别在军帽上时，他才发现自己对部队太缺乏了解了。那些印得五颜六色的画报和配上千篇一律的音乐的纪录片上所反映的部队生活其实都是有选择的。

他碰到了许多预想不到的情况。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新兵集训队设在部队附近的村庄里，新兵和带兵的班长们都住在老百姓家里，睡在铺着稻草的泥地上。白天，当他们外出——在村上的晒谷场或在已经收割的干裂的稻田里搞训练时，可爱的雄鸡和母鸡便在他们打地铺的稻草上随心所欲地踱步、啄食和拉屎，一直要到主人从外面的厨房里抽空赶来，才能制止这些不文明不友好的行为。晚上，为了找学习用的钢笔，他把手伸进稻草里，结果捏了一把绿油油的鸡屎，以

至晚饭连同未曾消磨的中饭都毫无保留地呕吐出来，引得班长和那几个从农村来的新兵都惊讶地看着他。

他希望这见鬼的新兵队生活早早结束。

但在离快要结束了的某一天里，他在村上的水泥塘里洗碗时，竟发现对面有位胖胖的邋邋村妇在洗便桶。他迅速站起来，想起几十天来自己一直在这口水塘里洗碗，心里简直恶心到了极点。

他回转身来跑遍了全村，才知道，这水塘是全村惟一的饮用水源。于是，他转进炊事班伙房，弄了一点用碱沉淀过的水来洗碗，不想被一位操着山东口音的老兵狠狠骂了一顿。这一顿骂，大概总共用了二十多个写不出来的字眼。他差点晕过去。

终于，结束了！新兵队的生活。

铁丝网和营房。

枪号：119498。

继续瞄靶。实弹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爆破。班进攻。排进攻……

看得出，他很聪明。

但连长对他的感觉很不怎么样，说他对女人太感兴趣了——见天搬弄着那几张彩色相片，还有点娇生惯养，不像话。

连长是从盐城、淮阴一带入伍的。黑黑的，很高大。

那天搞小生产，内容主要是菜秧施肥。

他和另一位新兵抬一桶粪，要从厕所出发，经过宿舍门前的路，抬到菜地为止。这是他第一次抬粪。粪并不重，但由于人在走动时的起伏，粪桶摇晃得非常厉害，偏偏又装得太满，那桶中的粪便很有要溅出来的意思。

他走在后面，将扁担的末梢放在肩头，总还觉得扁担太短了一些。他的两只眼睛紧张地盯着粪桶，生怕粪晃出来沾了一身。

在寝室门前的路上，青砖铺地的路面近来很不平。他又走在后面，前面有块凸起的砖他看不见，踢了一脚，桶中的粪便剧烈晃动起来。他生怕那浓浓的粪会溅满他的裤腿，就惊慌失措地将肩上的扁担推出去。于是，粪打翻了，在寝室门前的路上淌了一地。

连长赶来，一看，恼火地问：“怎么回事？”

他坦白：“打了个踉跄，眼看粪要溅在身上，就把粪桶甩掉了。”

连长嚷道：“眼看要溅在身上，那还没有溅在身上，就是溅出来一点在身上，又怎么样？啊？你还不是吃粪长大的吗？”

他很纳闷：我怎么会是吃粪长大的呢？

晚点名时，他站在队列中。

连长面对全连一百多名战士，不指名批评道：“我们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那种怕苦、怕累、怕脏的资产阶级思想与我们的身份格格不入。可是，很遗憾哪！我们中间的个别同志，毛病还真不少嘞。据说还有女人的照片，雪花膏什么的。我看那味儿和我们的兵味儿搞在一起有点别扭吧！啊？”

把满满一桶粪泼在寝室门前的路上是不对，他承认。但是雪花膏（其实是护肤霜）每天抹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犯得着正儿八经加以指责吗？

有好几天，他的心情一直不愉快。

战术训练。

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越过一百米开阔地，去炸掉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假设铁丝网。

他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匍匐前进。爬到一半时，突然面临一个雨水积下的水坑，水面上还飘浮着一块发白的狗屎。于是他稍微

绕了一下道，准备越过一个高处。不想连长在后面喊道：“注意隐蔽！”但他却爬起来，迅速跑过了高地。

“停止前进！”连长边喊边跑上来。”退回原处。”

他只好返回，站在水坑边。

连长问：“前方有敌人的火力，知道吗？”

他答：“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从低处爬过去，而从高处跑过去呢？”

他不响。

连长退后一步：“重来。要有敌情观念。听口令！卧倒！”

“卧倒！”他仍不动。

“你听见口令没有？”

“听见了。”

“那为什么不卧倒？”

他沉默。

连长面对着他，脸色铁青。

“请回答！”

“你这是存心整我。”

“这是练兵。坦率地说，也是在练思想。即便是硬要你干，也要服从命令！”

“我有意见！”

“有意见训练完了再提。”

“我做不到！”

“那你就不是军人。不是真正的军人，倒像少爷！”

“少爷就少爷！”

他干脆把枪一扔，气鼓鼓地走了。

“回来！”

他头也不回，一往无前。